

202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春之闈參與心得回饋

台灣大學地理暨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一張嘉顯

我的研究是戰後臺灣林業史，主要以政府檔案作為研究材料。本次工作坊在課程方面，講者先後提示研究生必須注意自身參與資料生產的立場；如何克服田野資料的缺陷；書寫風格、研究提問與邏輯推論的關聯等。相較於其他研究生以訪談、參與或觀察法為主的研究，我的研究材料因為是政府檔案，研究者並不參與研究資料的製作、分類和保存。因此在工作坊當中，講者所談的材料反身思考、不在場田野等皆需要重新消化。

首先是材料蒐集反思。在歷史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可能無法親身參與研究資料的生成、分類或保存。那麼，身為歷史學徒的我是否有反思材料的必要？我認為仍有其必要。正因為材料的生成、分類或保存不是親身參與，歷史學研究者才更應該更加了解檔案以什麼方式呈現在眼前。比方說，日治時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因為當時的檔案法令規定永久保存的項目是報告類，加以總督府檔案年代久遠，我們應該注意這批資料可能難以解答殖民政府如何執行某項政策。又比方說，淡新檔案在清代衙門存放時並不是以現代法律體系（比如民事、刑事和行政的區別）分類，但後來的收藏者戴國輝先生將檔案以民事、刑事和行政來分類。這使得研究者必須留心，如果太仰賴這個分類系統找尋資料，有可能會落入後設的視野，以致無法接近檔案生產者的思維與心態。最後，目前可閱覽的政府檔案大多有網路資料庫或目錄可搜尋，因此研究者應慎選關鍵字，才不至於以偏概全。

其次，既然研究者無法參與檔案的生成，當然也無法親眼看到辦公室與公務員執勤時與各方的互動。要如何清楚描繪社會氛圍、辦公室氣氛，或是官僚如何理解勤務，一方面考驗研究者對當代世界複雜程度的理解，同時也仰賴研究者是否了解史料的性質。關於歷史研究者複雜世界觀的養成，必須仰賴平時不挑食的閱讀習慣。研究者不能只閱讀史學著作，也更應該多吸收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研究。例如經濟社會學對研究經濟史有許多益處。以戰後臺灣史來說，若研究者想完整描繪整體社會氛圍或勾勒重大事件的概況，則可挑選八卦雜誌、報章雜誌，

甚至是議會質詢錄等。若要清楚描繪官僚執勤的情境，則可採用人事檔案、統計資料，或勤務報告等。不同資料彼此交叉參閱，也才能推敲出事件中不同參與者的心境與思維。

總的來說，社會科學研究和歷史學研究方法的道理還是互通的。雖然學界似乎盛傳社會科學重理論，或歷史學重經驗材料等通說，但參加本場工作坊後我更加確信這些說法沒什麼根據。至少在對於探究世界現象的嚴謹程度方面來說，兩學科不會因為研究對象的差別而有高低之分。